

越過我的話語，看見更廣闊的一片天

—南科館校合作之分享回顧與未來展望

文·圖/吳如媚



一、前言

天地悠悠，歲月漫漫，從一塊粗糙的打剝石片器到精密的六吋晶圓片，人類創造的文明有如滔滔長河綿延數百萬年，其中沒有文字紀錄的史前時代更占了人類史的百分之九十九，遠古人類的生活空間、使用的工具、留下的習俗，都因為年代久遠而難免造成失落的環節，則必須藉由考古學來解決。

座落於台東新站後方的卑南文化公園（以下簡稱公園）是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附屬公園，也是台灣第一座遺址公園。在肩負展示考古文物的責任外，公園更是一座結合自然環境、致力於復原史前卑南文化植被環境的教育場所。因此，從九十三年筆者進入公園工作以來，跟隨著研究人員舉辦了各類博物館與學校合作的教育活動：九十三年世界遺產潛力點、九十四年的東部學校史前遺址之旅，還有以上兩年連續舉辦的卑南文化公園週；無疑地就是希望將一直被視為冷門學科、艱澀難懂的考古學與史前文化透過多樣化的活動寓教於樂，使學生擁有更良好的學習成果。

自九十五年伊始，公園推動館校合作的範圍更進一步延伸來到了台灣西南部的考古重鎮—台南科學工業園區（以下簡稱南科）；而且一推動便長達三年的時間沒有間斷，直到今年（九十七年）南科發掘告一段落為止。

二、分享回顧

公園的研究助理楊淑玲小姐有感於台灣明明擁有史前文化層序完整而寶貴，且持續進行的南科考古發掘現場，為何學子們還是僅能從電視或書本中獲取對考古學模糊甚至謬誤的概念，因此在與筆者及公園另一名解說員李思燕小姐討論後，決定排除萬難將館校合作計畫首度移出東部，前進南科。

隨後兩年，雖然因為經費縮減與人力調度吃緊等因素，受補助的學校不若第一年，不過南科館校合作仍然在公園同事們盡最大努力的協助下，得以繼續在南部學子身上深耕。至九十七年六月南科發掘活動宣布暫告

一段落為止，與公園進行館校合作的縣市已經遍及屏東、高雄、台南與嘉義。

這一項創舉，筆者至今回想起來心中仍感到無限感激，除了自我的學習成長以外，更重要的是瞭解一個活動的順利進行，背後其實仰賴許多人的成全與協助。以下將分成行前準備、活動執行、成果檢討三個部分說明。

（一）行前準備

南科位於台南縣新市鄉、安定鄉及善化鎮三鄉鎮之間，於是一開始我們選擇了台南縣市、高雄縣市為主要補助對象；九十六年與九十七年則開放屏東縣市與嘉義縣市參與。報名踴躍的情況好比百貨年終慶般熱鬧非凡，除了申請電話接到手軟，各個學校活動時間的安排更讓筆者與同事費盡思量，除了協調各校申請日期不能衝突之外，公園內部的人力調度也必須一併考量，畢竟公園常態性的一線工作不能因此停擺，同事之間相互配合，調整休假時間、承擔出差同事的工作，都是讓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的關鍵。

然而行前準備最不能忽視的重點，就是教案設計了！

首次將館校合作地點橫跨中央山脈來到西南部這個不熟悉的場域，筆者與李思燕小姐誠惶誠恐，跟著楊淑玲小姐多次前往南科實地勘查，以及與當時發掘南科負責人之一的朱正宜先生討論活動流程。提及至此不得不先談到，針對學校的教育活動設計除了必須符合博物館宗旨，也要留意與學校課程結合。因為此次活動，筆者與李思燕小姐由單純的執行解說教育者跨進一步到實際參與課程討論與開發。還記得為了更熟悉教學內容與南科環境，到了南科的筆者與李思燕小姐每天把握朱正宜先生空檔時間請教問題，也在每天結束課程之後繼續在遺址現場與考古工作人員學習，回到宿舍後兩人繼續就著當日的教學討論修正。

當時生活雖然忙碌辛苦，現在回想起來卻是無比感激。對筆者而言，前進南科遺址現場，正是將所有讀過的資料具像化，理論不再只是生冷的文字敘述，而是化成有汗水有歡笑的實際體驗，對於解說有相當大的助益，當然對於課程設計與實際教學後的調整都具有顯著影響。

先民文化如此豐富完整的南科，如果館校合作只有戶外參觀其實是非常可惜且成效有限的安排，在考量給予學生最佳的教學品質及不辜負公園、南科眾多投入心力的同事們，幾經討論過後終於確定了往後執行了三年的南科套裝式課程：一次到校外教學（三小時）與一次的戶外遺址之旅（四小時）。

南科出土的考古遺址中，年代最早可上溯至四千八百年的大坵坑文化，最晚近則是距今約一百五十年前的漢人文化。由於館所特色與時間限制，我們以大坵坑、牛稠子、大湖及蔦松四個史前文化為主體，搭配考古學基本知識，安排成兩堂課時間，以考古實物配合PPT相輔相成的教學課程。如果只聽教育人員上課，會不會有點單調呢？所以除了講授考古與史前文化的知識外，還另外安排了一堂課的時間，讓學生捏製繩紋陶器與紡輪的動手做活動。

行前教學就是教學課程與動手做兩部分的結合。

戶外遺址之旅則必須將南科發掘現場有系統的介紹給學生，所以，除了考古發掘現場以外，還安排參觀荷園，讓學生瞭解考古室內工作的細項分工，並且帶領學生參觀人骨典藏庫，接著帶領學生來到文物陳列室，為考古發掘最終責任一公開展示一作介紹，也為戶外遺址之旅劃下一個完美句點。

最後，為了評量學生學習成果，我們用心製作了一份學習單，將所有教學內容濃縮在學習單裡。

（二）活動執行

不同於平日的上課，學生們對於眼前擺滿琳瑯滿目的史前石器、陶器與貝器很好奇，解說員運用問與答的互動方式帶領學生揭開先民神秘的面紗，學生們無不睜大眼睛觀察與聆聽，尤其當教學進行到骨骼辨識的時候往往能掀起另一波高潮，學生們興奮自己即將親眼看見埋藏於地下的人骨，也對骨骼藏有人類大量秘密感到驚奇。結束兩堂課的教學以後，學生還會一個個好奇的圍到考古文物前一邊小心翼翼的用手捧著，一邊嘖嘖稱奇或說出自己的一套看法。

動手做的時間則進一步加深學生對陶器的認知，讓他們藉由一步步實際捏陶的過程中，體會到先民細膩獨特的審美觀與製陶的技巧。

結束行前教學，接著就是重頭戲—戶外遺址之旅登場。

不出所料幾乎大部分學生都對遺址參觀抱持著高度期待，於是當學生有機會真正踏進方整如棋盤的考古發掘探坑，與考古工作人員一同參與挖掘紀錄，更讓許多學生感到終身難忘。遺址參觀的另一重點就是看見出土的人骨，而學生大多能克服心裡恐懼，跟在解說員身旁觀察人骨透露的訊息，也讓一度擔心學生適應不良的我們大大鬆了一口氣。結束遺址現場，緊接著還有荷園與人骨典藏庫，學生們在荷園可以見到與實際體驗洗土、洗陶片、挑選種子等考古室內工作，進一步加深學生印象，考古的作業是繁複細膩，每一步驟都環環相扣，唯有謹慎處理每一項出土文物，才能從這些蛛絲馬跡中拼湊出史前文化的部分樣貌。

由於在戶外遺址的天氣總是酷熱難耐地考驗學生的耐性與集中力，所以解說員將詳細的人骨解說安排在典藏庫的參觀，同時此處也能讓學生見到處理完畢、處理中或尚未處理的人骨典藏過程。

遺址之旅最後一站前進到了陳列室，我們會帶著學生一次將空間不大的陳列室逐一瀏覽解說完畢，剩餘的時間再由學生針對自己有興趣的部分自行參觀，也利用時間填寫學習單。

（三）成果檢討

除了第一年由筆者與李思燕小姐兩位解說員共同執行南科館校合作以外，其餘兩年都由一位解說員搭配一位公園同事擔任動手做教學。

筆者還記得第一年第一次到校教學學生反應不佳的挫折經驗，雖然已經私下模擬練習很多遍，但是臨場面對學生仍不免慌了手腳，幸好筆者與李思燕小姐可以相互分享，改進彼此教學盲點，也在每一次課後檢討修正教學PPT。接下來兩年雖然兩人不再同時出差少了可以及時討論的機會，然而第一年累積大量的學校教學經驗，因此在內容的連貫上更為流暢，大部分學生對PPT教學反應都不錯。

特別要提到的是動手做教學，後兩年由公園同事輪流擔任動手做的老師，激發出許多創新的教學方式，讓動手做變得更加活潑，時間掌控更精確，也讓筆者了解每一個人不同的特質都能轉化成獨有的教學方式，也讓教學變得更活潑，增加討論成長的空間。

學習單在經過討論後，評估部分單元雖然經過教學但是難度還是過高，於是規定學生必須九個單元全數完成改為由學校自行決定。

學校成果報告則是另一項值得討論的問題，在館校合作投注大量心力的我們相對也非常期望能收到學校一份認真的成果報告。多數的學校都能夠配合，很可惜有些學校除了公園提供的學習單外，只有草草兩張A4紙貼上幾張照片便交差了事。我們不能說不失望，因為以照片當作成果報告不能給予館方在往後的教學上有任何實質幫助。我們的教學在雙方理念上是否契合或落差過大？學生究竟吸收了多少我們也不清楚，哪部分可能在教學上表達不明白導致學生誤解？哪部分是學生有興趣、學習最佳的？學生還渴望了解什麼？

館方與學校如何達到共識，是需要進一步深入討論的議題。

三、未來展望

有人說，考古工作就像偵探破解迷團的過程，組合破碎片段逐漸描繪出史前人類生活的全貌。然而筆者更相信，學習考古學也好，甚至了解任何的學問都如同航海家置身無邊無際大海中尋找夢想的天地。學生就是尋寶的航海家，他如何從茫茫大海中辨認正確的方向？航向那個目標？他會在大海尋寶的過程中發現什麼？獲得的寶藏又是什麼？到最後每一個航海家的探險結果都不盡相同。擁有一份好的航海圖是重要的，而博物館員或學校老師就是各式各樣路線的航海圖，引領著航海家尋找方向，最終航海家要選擇哪條路線雖然由他自己決定，但是過程仍是不可忽視的！

「教育是百年大計」，短短幾年的館校合作或許還無法看出明顯的成效，然而卻是一個重要的開始。如果雙方只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場，博物館對學校課程一無所知，學校老師對博物館資源如何運用不了解，能為學童帶來的教育效果就會相當有限，反之，博物館與學校若能夠充分交流，彼此的關係是有所互動，例如博物館在規劃設計展覽時能夠結合學校課程，或是學校老師充分了解博物館有哪些教學上的資源來主動設計教案，雙方就能夠產生更密切的關係而不再只是單行也如同標題般道，勢必也能營造出更好的學習效果。公園這些年不斷努力開發新的教學課程，就是希望能夠成為學生航向浩瀚知識海洋，一份豐富的航海圖，身為解說員的筆者也同樣期許，學生能越過解說話語的背後，找到屬於自己一片更廣闊的，美好的天空。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遺址公園組解說員。）

